

「開啟與世界人類學的對話」 寫作工作坊成果紀錄

呂欣怡、鄭肇祺*

活動日期：114年1月22日(三)10:00-14:00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大學共同教學館103室

主辦單位：國科會人類學及族群研究學門、國科會人類學及族群研究學門推動
規劃補助計畫

記錄者：莊滄琛(美國賓州州立大學(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地理學系
博士班)

人類學是一門源自西方但又不斷挑戰西方知識論侷限的高度反身性學科。晚近由歐美之外的學者所倡議的「世界人類學」(world anthropologies)，即是針對核心國家主導的知識體系所做的反省與調整。「世界人類學」引用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知名的「世界體系理論」，指出「核心—邊陲」的國際分工結構亦存在於人類學界。自上個世紀開始，以英美法三國為主的學術核心，一直主導著人類學知識體系的理論框架、書寫形式，以及評價標準，位於其他地區的人類學界則成為學術邊陲，其所生產的知識或理論，通常被視為「地方知識」、「土著理論」，是核心學界建構理論所採用的「材料」，而不具有普同性的知識位階。為了挑戰學界內部根深蒂固的知識權力階序，2006年由拉美研究學者主編，匯集歐美之外各個區域學者作品的 *World Anthropologies: Disciplinary Transformations within Systems of Power* (Ribeiro & Escobar eds., 2006) 一書，提出「世界人類學」芻議，主張人類學在知識論層次上應是「多元」的「複數」體系，各國在不同的政治經濟與時空脈絡中所發展出的人類學，可能有不同的知識論根基與倫理價值標準，都應該被正視(葉淑綾，2012：139)。另外在實踐層次，則有像「世界人類學聯合會」(World Anthropological Union, WAU) 這樣的國

* 呂欣怡，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人文處人類學及族群研究學門召集人；鄭肇祺，國立臺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副教授。

際組織成立，強調去中心化的跨國學術聯結，以創造有別於傳統國際學會（如「美國人類學會」(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歐洲社會人類學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Anthropologists))的對話與交流管道。

在這股翻轉「邊陲—核心」關係的反思風潮中，傳統的「核心」學界亦有所自省與回應，身為英語人類學界旗艦期刊之一的 *American Anthropologist*，便自 2014 年開設了 World Anthropologies 專欄，鼓勵更多「邊緣觀點」作品投稿，以挑戰歐美主導的知識典範。今年（2025 年）該期刊主編 Elizabeth Chin 教授來臺進行旗袍工藝的田野調查，我們利用她在臺灣的這段時間，安排了一場名為「開啟與世界人類學的對話」的演講及工作坊，先由 Chin 分享國際期刊投稿的訣竅與經驗，接著透過連線，讓現居美國西雅圖市的 World Anthropologies 專欄責編許晶博士 (Jing Xu) 線上說明該專欄的宗旨及稿件要求。活動下半場則讓與會者分組討論並由 Chin 給予回饋，目的是讓身在臺灣但關注世界田野的跨世代人類學者，能夠一起腦力激盪「航行」於世界人類學的可行性。



圖一：活動開場，由鄭肇祺副教授（右）主持

Elizabeth Chin 任教於藝術設計學院 (ArtCenter College of Design)，為該校跨領域藝術與文化領域的重要學者。她的研究專長包括種族、消費文化、身體，與貧窮等議題，同時亦擅長以創作性及實驗性的方法拓展人類學表現形式。除了學術研究，Chin 也活躍於學術編務，據她自述，學術出版事業正面臨著兩項考驗：首先，學術知識的生產如何能夠符應技術環境與政治經濟的快速變動，又同時能堅持相當程度的自主性？其次，人類學這門學科如何能夠在快速變遷的媒介與出版機制中持續發揮批判性力量？



圖二：演講中的 Elizabeth Chin 教授

在當日演講中，Chin 從期刊編輯與論文作者的雙重視角，說明學術知識生產在數位時代的轉變與挑戰。她指出，人文學術界正面臨著以下幾項挑戰：研究者對數位工具的依賴、論文工廠（paper mills）氾濫、生成式 AI 介入寫作，以及學院內部不斷增加的出版壓力等問題。在這樣的環境下，期刊編輯的角色變得更具倫理性與策略性。面對數位環境的挑戰，Chin 主張，編輯應以尊重與協作的精神與作者互動，而非單純扮演審查者或守門人。她以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的做法為例：該期刊約有 25% 的投稿稿件在編輯內審階段即被拒絕，最後決定刊登的文章大多數需要經過一至多輪的修改，其出版週期最短為 18 個月。Chin 認為，傳統匿名審查的方式不一定適用於當代的每一篇學術作品；她分享了該期刊正在嘗試的數種替代方式，包括集體審查（collective review——由作者與審查人共同參與在審查的過程）、批判審查（critical review——當作者使用特殊的多媒體素材與技術——例如影片或聲音製作時——由編輯邀請相關領域的專家共同參與審查）、以及創意連結（creative connection——由編輯主動連結投入於相似研究題目的學者，既讓年輕學者能夠在審查過程中獲得更多幫助，也在交流之中激盪出新的研究靈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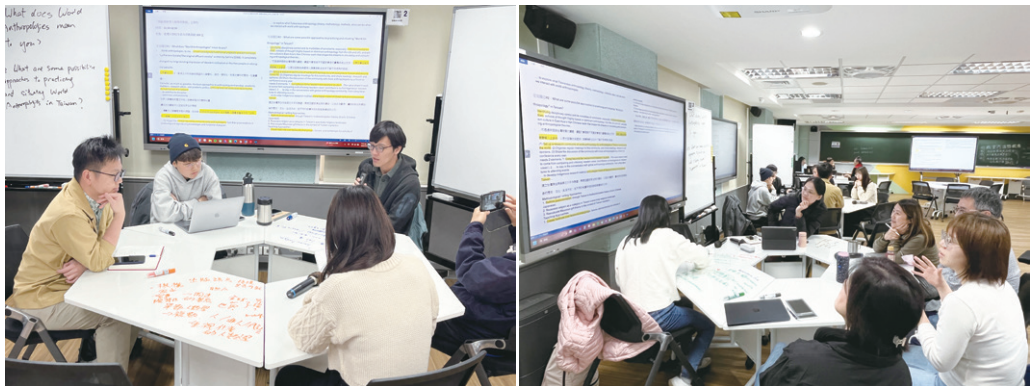
最後，Chin 也提出了生成式 AI 對編輯工作帶來的挑戰。該期刊的出版商已具備偵測生成式 AI 使用痕跡的工具，能夠確認文章引用的文獻與作者是否存在、辨識 AI 慣常使用的文字組織模式，以及查核稿件與既有文獻的重複程度等等。然而，這些檢查工具並無法完全捕捉 AI 的痕跡，也無法即時跟上 AI 技術的進步速度。Chin 坦言，生成式 AI 的普及大幅增加了編輯的工作負擔，編輯無法完全依靠檢查工具，而必須仰賴自己的經驗與專業，投入比過去更多心力來

判斷一篇稿件的 AI 介入程度，並依個案情況決定如何處理 AI 所衍生的寫作倫理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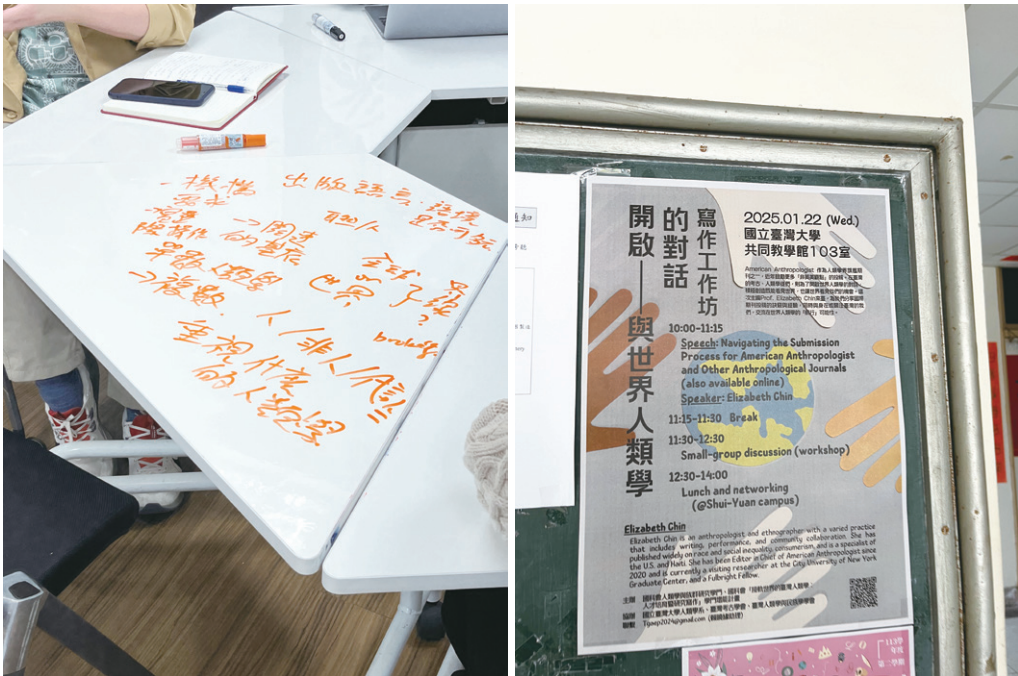
至於每位投稿者都需面對的匿名審查意見，Chin 首先建議，在收到期刊審查意見時，作者應將這些意見理解為一種「診斷」——是協助改善原稿論點的契機——而非對個人的否定。Chin 提醒，一篇好的文章必須要寫清楚「作者想說什麼」，以及該研究對於人類學理論或方法的貢獻，因此審查人提出了原稿具有的某些問題或缺陷，並不是在反對或貶低作者的論點，而很可能是該文章的寫作方式表達的不夠清楚。因此，作者面對審查人的疑問時，可以先嘗試自問：「我想要在這篇文章傳達什麼？」「我是否清楚傳達了我真正想說的內容？」，在修改文章的階段，作者應優先考量的問題並非「審查人要什麼？」，而是自己在這篇文章中「想要與讀者溝通的論點是什麼？」，並盡可能地清楚溝通與捍衛自己的論點。最後，Chin 也提醒想要投稿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的學者必須注意該期刊的自我定位：這是一本涵蓋了人類學四大分支的綜合期刊，因此作者必須考量文章的寫作方式是否能與自己專業領域之外的更廣泛人類學社群對話，而非把預設讀者限縮在特定的次領域之中。

Chin 的演講結束後，我們與許晶博士連線，聆聽她對負責主編之 *World Anthropologies* 專欄的想法。許晶於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 (Washington University) 取得人類學博士，現擔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人類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已有兩本專書出版，分別是 *The Good Child: Moral Development in a Chinese Preschoo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以及 *'Unruly' Children: Historical Fieldnotes and Learning Morality in a Taiwan Vill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在線上演講中，許晶強調，*World Anthropologies* 期許的是複數的、多元的人類學作品形式，而非依循單一學術體制下的知識標準。她介紹了自己與詹揚博士 (Yang Zhan) 合著的文章 "Seeking Clarity at a Time of Confusion" (2024)，該文批判美國中心主義與單一知識體制，主張以「多重在地性」面對人類學知識生產，認為知識是透過跨界流動及協商而生成的，並主張個人的知識歷程及危機經驗應當納入學術書寫中。該文提出「與混亂共處」的治學態度，呼籲當代人類學者在危機與不確定的年代中，應透過世界性的對話，來重建行動與思考的基礎。演講最後，許晶鼓勵參與活動的學者投稿到 *World Anthropologies* 專欄，與其他區域學者進行學術串聯。

當日活動的第二部分為分組討論形式的工作坊，與會者圍繞兩個核心問題展開對話：「『世界人類學』對你而言意義為何？」以及「我們如何在臺灣實踐『世界人類學』的理念？」針對第一題，A組指出，「世界人類學」強調的並非單一的人類學 (anthropology)，而是多元的人類學 (anthropologies)。這代表著在西方主導的學術體系之外，來自邊緣地區的多重知識體系也應被承認，並彼此呼應、對話。此外，「世界人類學」的研究對象不應侷限於人類本身，也應正視非人 (non-human) 行動者在世界中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年輕的與會者特別提醒，在既有的學術實作慣習中，研究助理與在地協力者的貢獻經常被忽視甚至隱形化 (invisible)，「世界人類學」更應重視這些隱形勞動者在知識生產過程中的貢獻。換言之，除了傳統學術體制中的主角——學者與學術機構之外，我們也應重新認識其他參與者在知識實作中的角色與價值。此外，針對某些語言在學術生產中的壟斷地位，與會者也呼籲，是時候正視並改變這種語言不平等的現象。B組則定義 world anthropologies 同時具有「同一個世界」及「多元世界」的內容，影響了知識生產。來自不同背景、地區的人有不同的知識生產方法及對「文化」的理解視角。B組成員指出，worlding 這個字已成為當代人類學的重要關鍵字，是一個打開理論與經典再解讀空間的動詞，並主張以此作為人類學的實踐路徑，即使是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這樣的傳統旗艦期刊，也不再單單只是「西方」人類學知識的代言者，而可以是各種人類學知識交會與對話的可能場域。



圖三：(左)小組討論中；(右)小組回報討論結果



圖四：(左)小組腦力激盪；(右)活動海報

至於第二個問題「我們如何在臺灣實踐『世界人類學』的理念？」，B 組的討論提出了多項具體建議。首先，與會者認為，彼此分享田野筆記並討論我們是以何種基礎來閱讀他人的 fieldnotes，可作為促進學術對話的重要方式。此外，也應重新思考人類學書寫中常見的理論關鍵字，如「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 的意涵，並將其置入臺灣的脈絡中重新詮釋與定義。在教學實踐上，教材與課綱的在地化亦被與會者視為重要方向。雖然臺灣當前對雙語教育(中、英文)有高度期待，也為教師帶來使用英文文本甚至英語授課的壓力，但事實上當代的臺灣大學生已有相當比例來自多元背景，我們應思考如何使教學內容及語言使用更貼近每個群體的生活經驗。

與會者指出，我們無須敵視來自美國或英語世界的學術文本，而應關注如何在臺灣當代脈絡中重新理解並轉譯(re-interpret)這些知識。這樣的實踐既推動教育內容的在地化，也有助於將臺灣的案例帶入全球對話中，使臺灣經驗不僅被視為「獨特」現象，更能具備與其他地區案例對話的可能性。透過重新翻譯與詮釋文化經驗，我們或許能夠開展更多反知識霸權的學術對話。A 組進一步提出：是否可以從臺灣出發來教授人類學？我們能否將人類學的視角與方法延伸至地理學、社會學等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田野調查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已被廣泛應用於各學科，那麼，人類學的知識論與理論概念是否也能跨學科地發揮影

響力？討論中亦提及，臺灣人類學是否具有某種特殊的「精神」(ethos)或「性格」，能夠作為外國學者學習的對象、參照與啟發？與會者期許，臺灣人類學界較為有機及著重關係性的互動氛圍，能讓我們在美國中心主義之外，看見另一種人類學知識生產與實踐的可能性。

此次活動為「世界人類學在臺灣」的發展指出了可能的潛力所在與方向。接下來我們會藉由「人類學及族群研究學門推動規劃補助計畫——接軌世界的臺灣人類學：人才培育暨研究寫作」的執行，支持已經或有意於臺灣人類學門相關學科就學／就職，以及從事民族誌研究或具田野實踐經驗／想法的夥伴們，組成一個專業人才網絡以及溫暖又堅實的支援系統，一起累積對「世界人類學」(world anthropologies)的多元知識生產及實踐能量。今年下半年的一項工作是舉辦寫作營隊，邀請東亞與東南亞的人類學者分享他們機構的發展現況及其與世界人類學的關係，從臺灣與鄰近國家的經驗出發進行國際交流，並共同書寫出版品。

參考文獻

- 葉淑綾 (2012)。〈書評：World Anthropologies: Disciplinary Transformations within Systems of Power〉，《考古人類學刊》76期，頁 139-151。
- Ribeiro, Gustavo Lins, & Arturo Escobar. (2006). *World Anthropologies: Disciplinary Transformations within Systems of Power*. Routledge.
- Zhan, Yang, & Jing Xu. (2024). Seeking clarity at a time of confusion, through world anthropologi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26(4), 716-721.